

锦绣锦屏山

魏远根

锦屏山位于平利县老县镇太山庙村,太山庙村是老县镇的中心村落,有麻安高速及346国道贯通,有县河(古称濯溪河)溪流穿插而过;东靠女娲山,西接车厢峡,南有黄洋河,北有稻草街。锦屏山,正如其名,不但锦绣,而且就像一道屏障,护佑一方生灵。远看是一个弧形,一个巨大的横着的括号,亦如母亲张开的

胳膊将太山庙村及锦屏集镇紧紧地呵护在自己宽广的怀抱里,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感到安全而温馨。

话说乾隆年间,有一个名叫黄宽的县令,不但擅于发展农桑、兴修水利,而且诗词歌赋样样皆通。一日,他带领三五随从外出考察,从位于古声口(即现在的北河口,也即老县街)的县衙出发,沿濯溪河

(即今县河)顺流而下,行约十里,来到一个视野较为开阔的所在,问随从从此系何地?随即便回答说,这里叫作锦屏。听到这样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,黄县令颇为好奇,举目四望,但见一垄垄稻田郁郁葱葱,一幢幢草房冒着炊烟,更有那百折千回的濯溪河水,一路欢歌流向远方。尤其濯溪河南岸的锦屏山,更是吸引他的视线,时逢雨过天晴,空气清新,天空蔚蓝如洗,但见那锦屏山上,茂林修竹、苍翠欲滴,鸟唱虫鸣,蝶飞燕舞,一道道霞光在树林中闪烁,一朵朵白云在山尖上飘荡……此情此景令他诗兴大发,当即吟道:

青葱山色总当衙,生致春来喜渐加。

翠滴中庭清影足,何妨满取是烟霞。

除这首诗外,黄县令还对锦屏山描述道:“锦屏山高数百仞,环峙城之东南西三面。出城不数十步即是山麓,城中人起居饮食无不与山接者。每至三春时,草色如茵,花容若绣,嫩绿嫣红,辉映几席。昔人云:‘城市山林,莫逾于此。’”

正因为县令黄宽对锦屏山情有独钟,锦屏山便被列为平利八景之一,名曰:锦屏春霁。

锦屏山,山上有美景,山下有宝藏。据考古发现,秦末汉初,锦屏山所在地为罪臣流放之地,所出土的大量绳纹、菱纹砖和陶器、铜器,以及西汉新莽“始建国三年”纪年砖、“八千万岁”铭文砖等,工艺之精,品位之高为国内罕见。特别是大幅画像砖——西城虎,引起史学界的高度关注,其画像拓片不胫而走,被许多文史界大家珍藏。

如今的锦屏山声名鹊起,魅力无限,不仅吸引众多文化名流纷纷来访,也引得八方游客络绎不绝,感受这方土地的奇绝韵味,乡土乡情。



雨总爱随风一起潜伏在静寂的夜里。可是这也丝毫不能改变朋友要登南官山的心意,毕竟他们是远道慕名而来,可不想空手而归。

清早,望望被润泽一新的天地,一行人出发了。坐在车上,那沿路被雨水冲刷到碧绿无尘的葱茏树叶招惹着我们的眼,挤挤挨挨的叶片像是被谁随意堆放着的绿色绸布,闪着温润的光泽,让人目不转睛。

越往山里走,越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,那雾气犹如调皮的小精灵围在人的身侧,薄薄流动的云似向导指引着我们走入神奇美丽的南官山。

到了10点多钟,岚皋城内想是已经艳阳高照了,可南官山上仍是一片雾气缭绕,二郎坪上接踵不断的车流、嘈杂喧哗的人声一点也没有惊动沉静的山峦,面纱般的云雾遮住山体,仿佛是要屏蔽掉来人的惊扰,好让自己打个盹,补补觉。

思绪纷飞时,不知不觉随着朋友们拾级而上,陡峭的石阶让平时不怎么锻炼的我们没走多远就大汗淋漓,可还没等汗水滚落下来就被山上的凉风轻抚,在爬山的过程中好比做了一次深度SPA,越走越轻松,也不觉得累了。

走到不知何处,云层突然带来了阵雨,我们躲在一处树丛中,看着那粒粒晶莹剔透的雨滴汇聚到枝叶间,跌进花草树木的怀抱,而后又坦然地从叶片上滑落,坠入尘泥。

终于登上金顶时,朋友们忍不住欢呼雀跃,我却在他们四处观看之际,找到了一个空旷处,独自静观云海。这亦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知到云真的可以用海来形容,放眼望去,四周皆是洁白的云雾,一眼望不到边际,那翻滚的云浪,一卷一舒,巍巍青山,若隐若现,好像人的心也随着云海在这缥缈的仙境里沉浮,恍惚间不知道那山是我,还是那云是我,抑或我就是那云、那山……

在这种仙境里,什么烦恼、忧愁,都已被抛掷脑后,剩下的只有澄净的一颗心。

最让我欣喜的是我们步下返回时,云雾渐散,一团火红忽地跃入眼帘——“南官红叶”有人惊叫道,那一大片肆意生长的红叶,像是娇羞的新嫁娘鲜艳的嫁衣,红的娇媚和浓烈,让人挪不开眼,目光沉浸在这片片殷红间。

走下山,朋友们意犹未尽,直叫嚷着还要再来,是呀,如此仙境来多少回都不算多。临上车前,朋友们一定要再合影一次,照完相,我发现镜头里人都很小,而作为背景的南官山挺拔在大部分画面中,望望为我们摄影的朋友,他很羞涩地低下头说:“我就想多照一点南官山。”听罢此言,我不禁再次回顾南官山,此时夕阳的余晖泼洒在它高大、巍峨的身躯上,那些金色的光斑透过彩色的树叶舞动着,波光闪烁的感觉一瞬间不禁让人心颤,直到今天,曾经看过的美景依然让我心荡神驰,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物我两忘、天人合一。

南官山是座奇山,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不一样的感觉、看到不一样的风景。年年岁岁,它就静静地矗立在这里,只等待来来往往的游人,与之邂逅、再相逢。

醉美南官色

姚红梅

老院子

张朝林

张家有三座大院子,如今,只剩下我家的老院子了。老院子是清朝年间建造的,三合院,坐西向东的房子,就是我们的家。南北两边是长长的厢房,敞开的东边有个一米多高的坎子,坎下的草坪长着三棵老树,一棵是杏树,一棵是榆树,一棵是苦楝树,三棵树遮挡了老院子的一大半。

六十年代的院子,是当地颇有名气的“豪宅”了,住着九户人家,称为“九家大院”,九,是个吉祥数字,一言九鼎、九九归一,都是对九的尊敬。

院头,有一个方方正正的青灰石,那是武功过人的祖太在家门前的小河里淘来的。这块青灰石,像一枚巨大的玺,静静地竖在老院子头,守护着老宅,也守着过往的岁月,它为每一天落下的日子,庄严地盖上两枚印章,那就是太阳和月亮。

那时候的张家村,没有村部,村子里的大事情,都是在我家大院里举行的,九家大院里开过兴修水利的庆功会,演过大戏《红灯记》,选举过大队长,就连入党宣传、村里年轻人举办的“五四”集体婚礼,也选择在九家大院举行。

如今九家住户的大院子,早已空寂下来了,母亲去世后,只剩下我的父亲一人居住,我们悲伤,父亲的眼泪也多起来,和我们没说

上几句话就流泪。我们着急,就将父亲接到城里居住,父亲住下来,却三天两头闹着要回老宅子里,他说,他看不惯城市的天空,灰蒙蒙地,整天阴森个脸,睡不惯城市的夜,拉下窗帘也能看到模模糊糊的霓虹灯扑进屋子里来,这哪像个真实的夜晚?真实的夜晚,黑的安详,黑的静谧,黑的真实,才睡得踏实;闻不惯城市的气味,下水道总有散不完的刺鼻气味,哪像乡村老家,到处都是葱的香味,蒜苗的香味,韭菜的香味,芹菜的香味,麦苗的香味,稻花的香味,苞谷的香味,即便是牛粪、猪屎,也是青草的香味;住不惯城市里的“鸽子窝”,说是在“蹲监狱”,哪像老宅那样宽阔,斜一尺,顺八丈的;想看个月亮,都被高楼左遮右挡,看不透,月亮要有云彩配、山梁配、竹林配、院头前的大树配,那才是真正的故乡月亮。

我们拗不过父亲,恭敬不如从命,放他回老宅子里,我们兄弟三人都在上班,只好隔三岔五地回到老宅子里陪陪父亲,说说话,种种菜。

老院子南边的厢房,拆除了一大半,剩下的三间房子,是二爹他们的。二爹早已经搬到新房子里,这三间厢房,年久失修,屋面坍塌,墙体倾斜,屋脊长满了乱草,那些肉质的野草,堆在灰瓦上,堆出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,起伏的屋面,给人摇摇欲坠的感觉,担心这些油画,随时会坍塌下来,乱了意向。

西边的厢房,常年锁着,一股木头腐朽的气味从门缝里钻出来。门楼上悬挂的两只红灯笼,褪色破烂,在风里无论怎样摇摆,也摇不出一丝风韵来。庭院里疯长的杂草,扯人衣襟。过去,父亲一点一点地铲除杂草,保持着庭院的洁净。如今,父亲力不从心,清除不了它们了,任凭肆意疯长的草欺负着这个庭院,欺负着年迈的父亲,我们不忍心,集中时间和人力,清除它们,好让干净的庭院,给父亲一点心灵的安慰。

我家坐西向东的正房子,也斑驳陆离了,却依然彰显着清朝年间的建筑风韵,六根粗粗的柱子,虽然脱落了好几层树皮,却依然撑起大大的坊

堂。太太说,那是六根马桑拐树,韧性强,能耐千百年风吹雨打。现在,哪有这样高大的马桑拐树了?现在的马桑拐树,成了矮小的灌木了。太太讲过一个传说,相传古时候,马桑拐树是可以长上天穹的参天大树,那时候,还没有练就一身本事的“孙猴子”,就是攀着马桑拐树,上天闹事的。玉皇大帝知道了,大怒,一脚将马桑拐树踩下人间来,从此,它不能长成大树了。若是按照这个传说推算,那我家的这几根马桑拐树,算不算远古的产物?传说归传说,这四根马桑拐树,周身疙疙瘩瘩,粗粗的木纹依稀可见,仿佛依然有神奇的力量在枝干上奔涌。每根柱头下,有一个大理石石墩撑着,用来防潮。石墩上雕刻着飞龙、张牙舞爪,活灵活现,好像一触碰,它就会从石墩上飞走了。地面是一尺见方的青砖铺就,上面雕刻着花卉,似乎还在散发着远古的芬芳。堂屋有六个活动的格子木大门,雕刻着形态各异的花朵和麒麟,在云里腾飞,在雾里漫游。我惊叹古人精湛的雕刻艺术,把清朝年间的建筑风格雕刻进去,彰显出来。这六只惟妙惟肖的麒麟,从清朝,游到如今,还在游,永远游不出这六道门。好几个古董贩子,慕“门”而来,纠缠着要买走我家的这六道木门。父亲说,这是祖先留给后人的古迹,给多少钱,都不能卖的。这些古董贩子,摸了摸云中的麒麟,垂头丧气地离开了。我为父亲的卓远之见叫好。

我们都爱剥落的老宅,它是我们的根,是我们安放乡愁的地方。

陪父亲的日子真好,父亲将小方桌放在坊堂上,我家的六扇大门一卸,堂屋和坊堂就连接在一起,同时可以开八桌子席,可见之大了。泡上一壶茶水,陪父亲品茶。老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,只是一个劲地给我添水。

夕阳西下,血红的晚霞,抹着东边的大坡梁。鸟,归巢了,屋后竹林里那几对常驻的斑鸠、八哥、喜鹊回来了,在竹林里呼朋唤友,老宅有了生动的韵味。

老宅剥落了,父亲也渐渐地老了,不老的是父亲教给我们做人的美德,也许有一天,这老宅坍塌了;也许有一天,父亲走了;不倒的是我们做人的底线,不走的是如山的父爱和永远的老院子。



到汉滨区石梯镇采风,是近郊游的一个不错选择。蜿蜒的山路,变幻的景色,心随路转时,凭空生出几分忐忑和期待,游山游水游人,些许是惬意的放纵了。

山花临近谢幕,仍旧如锦毯铺在河道、山川和农舍前后,黛峰描眉,盛装打扮,就像待出阁的豆蔻姑娘,害羞、青涩、质朴浑然。

石梯在安康小有名气,一是有古金州八景之一“石梯古渡”的称谓。百度云:“石梯渡”地处晨起舟楫、百舸争流、暮听渔歌、鸥归水际,地势险要,景色秀丽,汉江胜览图尽收眼底,是沟通汉江两岸南北交通要津,北岸为石梯轮渡,南岸为石梯铺渡;二是“石头房”,刀砍斧凿的石头垒砌的民宅,错落有致,巍峨峻秀,尤其是耸立四百年的高家院子,更是别具一格。

走进高家院子,跃入眼帘的是石头和实木的完美结合,坚挺石墙、精琢石碾、厚实石槽和雕花木门、雕花木窗、雕花木凳,无一不昭示着历史,似是诉说着过去的精致。据高氏家谱记载:明末时,山西遭遇连年大旱,加之战乱不绝,洪洞大槐树人民高甫玉,背井离乡,逃到安康境内,见这里山势陡峭,悬崖绝壁,以开凿的石梯为路,踏进深山更是水草丰美,是一个远离战祸和灾难的好地方。于是,高甫玉驻足在此,开荒种地,耕耘繁衍,次年开始修建宅院,秉承吃苦耐劳的秦巴精神,兼容诚信进取的晋商文化,子子孙孙锲而不舍,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初,建成了气势恢宏的63间石墙土木结构的民宅建筑群。石木镶嵌的5个套院和4个天井院,依势而建、坐南朝北,院外是一排石木结构的三层高楼。石梯镇

迎春村由此入选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,加持“国”字号,更是名声大噪。

岁月无声,时间有度。这座谜一般的深山老宅,历经数百年风雨侵蚀和冲刷,迄今仍可见飞檐翘角、镂空花屏、连体厢房、高悬吊楼等精湛技艺的遗风。远眺,杂草丛生,尘封荒凉。近睹,榫断瓦落,满目疮痍。细观,墙壁上还残留着激情岁月的铮铮誓言。小院既有大时代的背书,也有大场景的操守,笑谈间皆为过眼云烟。恍惚间,只见仓廪殷实之家商贾云集,抚慰人生蹉跎,光阴荏苒,嗚呼心殇哉!无论辉煌还是落魄,平庸还是贤达,都已在时光的摧磨下,掩入了历史的尘埃。

走出高家院子,回望迎春村的石头房,已有多处几欲坍塌,看上去空荡荡的,失去了昔日的喧嚣和热闹。偶在田间地头,见到“石头房”的人间烟火,玻璃窗、琉璃瓦,精心雕琢的石头砖墙,古香古色的木板上贴着一副红彤彤的对联,上联为“雨霁云霄百载长追中国梦”,下联为“乘风破浪万民共绘大蓝图”,横批“山河壮丽”,在出入平安的“守护神”和十星级文明户的铭牌点缀下,令人记忆犹新。

一路过往,一路景盛。走着走着又捡一景“八路坪”,群峰连翠的一个缓坡处,巍然两棵古柏,高龄几何,无从考证,看看树干和树冠少说也有几百岁了。坪上二柏,休憩的老农说这是有来头、有看头、有听头的“夫妻柏”。农村流传际遇不顺心的事,围树走一圈,仰望苍穹,释怀心情,什么鹊

桥相会、比翼连理、百年好合等期许,便会如愿以偿。

日出日落,岁月静好。往渡口走,抬眼就会撞见“雄鸡一唱天下白”的鸡公岩。岩壁上,有一只面朝东方、神形兼似的雄鸡,日夜扬冠长鸣,就像倔强山民生生不息。相传这鸡原是一只好吃懒做的“贼鸡”,后被点化为一只劫富济贫的“义鸡”,遭遇变故,羽化成仙,成为一只警世劝勉的“贤鸡”。岩下,隐约滚落一枚硕大的鸡蛋,浮想联翩之际,这不正是美丽乡村旅游途中“公鸡打鸣又下蛋”的趣事吗?

石梯美景,风光无限。在高家院子的“石头房”和随处留存陕南农耕文化的犁铧、蓑衣、斗笠、纺车、簸箕、竹篮、粮仓、油坊、蜂箱、柴垛,还有汉江号子和纤夫勒痕……似乎都在默默诉说久远的乡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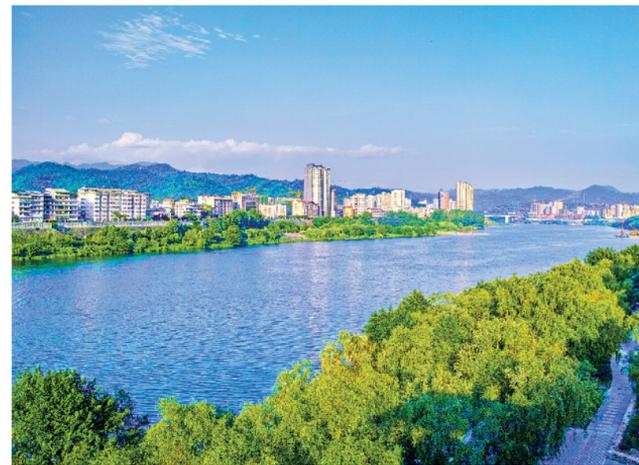


石梯寻景

翁军

一江汉水映山城

王敏



“清风拂绿柳,白水映红桃。舟行碧波上,人在画中游。”王维的这首《周庄河》仿佛写的就是石泉山水画廊之景,蜿蜒的水路,碧绿的山川环绕,当画舫驶过江面,波纹也随着游船慢慢在江面上划出两岸青山的倒影。江水奔流不息,两岸风景如画,鸟雀自由翱翔。不似江南婉约,却有其灵秀,不若塞北广袤,却有其疏朗。

汉江,滋润了石泉的山川,养育了两岸的黎民百姓。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一条黄金水道,往来舟楫如云。古有徽商从这里扬帆起航,将石泉的茶叶、桐油等物资顺江带去大江南北。后有石泉水电站大刀阔斧的建设,现有石泉汉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,石泉汉江更显独特魅力。

无论是临江摆放的零星游船,还是每隔几里的古村落,石泉汉江两岸

都显得古朴厚重。乘一艘画舫逆风而上,九曲汉水,十里画廊。两岸的古村落被这一江汉水串联起来,青瓦白墙、石板路、古祠堂、古民居……清风挽月、临江听潮,那些被遗忘的旧时光慢慢在眼前浮现。沿岸的地方民俗各有特色,古老的婚嫁习俗、独特的乡村花鼓小调、众多的传统非遗技艺……共同组成了石泉独具魅力的民俗风情。

江山皆为景,所见皆入画。汉江像一条青绿色的玉带,千亩油菜满眼金黄,茂林修竹连绵矗立、稻谷飘香层林尽染、琼花碎玉白雪皑皑,都是不可或缺的点缀色。绿水青山的理念持续加持,时代的新风徐徐吹开,来人在畅游石泉时皆会陶醉于这一江汉水。